



## 文体人物



# 当他们的弱点演化成优势

朱光

郎朗弹琴以有“演技”著称。他私下透露，“我弹琴的时候看起来动作有些夸张，是因为我紧张。”啥？他紧张？

这位最擅长表演的钢琴家，如此一说，倒是令人可以理解起来。姜文私下透露，“我有时候看起来傲慢，是因为我害羞，所以想掩盖。”笑果工厂的庞博，干脆在上汽·上海文化广场的舞台上，面向全场观众用了半小时自曝自己因为色弱遭遇的人生荒诞。此前，也在文化广场的舞台上，一边唱歌一边说笑话的盲人民谣歌手周云蓬展开合理想象：“如果有一座城市能特别照顾盲人，走进女厕所就能听到女声歌曲，走进男厕所就能听到男声歌曲，我们就不会走错……”听得观众一边鼓掌一边大笑，像是在听开放麦。

能把自己的短处甚而缺陷发展成一门技能，乃至还能挺直腰板把钱挣了、赢得好名声，是艺术家给我们的启迪。

表演系第一节课上的“对视”——两人走到彼此面对面10厘米之近，凝视对方双眼，九成以上的人会笑——笑，其实就是对“紧张”的缓解。因而，表演课初级阶段的训练目标，就是“放松”。“松弛”，是对演技的赞美之一。“松弛”的效果，就是“自然”——演谁像谁。郎朗在弹琴时的“夸张”乃至看起来“做作”，说明他确实紧张。郎朗父亲是“郎(狼)爸”，郎朗的生活乃至心理紧张，怕是常态。

人无完人，总有缺点。我们是否把自己的缺点“演化”成优势呢？那些孤独、害羞、紧张甚而可能疯狂的人，专注于以想象克服现实的难，抑或因为逃避现实而长时间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且不管别人怎么说，终究成了专家乃至艺术家。当你成为某一领域的顶尖人物，拥有圈内知名度乃至社会知名度，成为吃瓜群众的“瓜”，那就是知名度的“副作用”。所以，在吃瓜群众尤其多的娱乐圈，公众人物的心理也会逐渐更强大。因为《乐队的夏天》而成名的三胞胎姐妹乐队“福禄寿”曾经站在上海音乐厅表示，“起初，我们一直在手机上划划划，后来，我们干脆不看手机了。”

对艺术家真正的报偿，在他们从事最喜欢的创作、表演过程中已经获得——那是自己的才能得以抒发乃至赢得共鸣而带来的欣喜若狂。娱乐圈的高度产业化，使得踏进娱乐圈的艺术家也因而能得到物质反馈，进而时常成为话题中心，那就是财富带来的两面性——这出于较难避免的人性的弱点。作为艺术家，心理强大是必须。作为吃瓜群众，吃完瓜之后，是否也考虑一下自己的缺点能否也可以成为制胜点？

除了吉娜的腰，听今晚演绎《哥德堡变奏曲》的郎朗聊艺术之外

2020年，对钢琴家郎朗而言十分特殊，他即将拥有“父亲”这个人生新角色。今晚，郎朗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奏90分钟的巴赫巨制《哥德堡变奏曲》。这部作品拥有治愈心灵的主题。今年38岁的郎朗，诚恳地表达：“我这个年龄再不突破自我就没意思了，这部作品是我成长成熟的开始，也是一个新的郎朗的开始。”



# 我成熟的开始

### 育儿 我非虎爸

去年10月，郎朗的妻子吉娜在微博透露了怀孕的喜讯，然而近期吉娜却频频因为怀孕不显孕肚而登上微博热搜，此前她也曾因为腰围只有53厘米成为热议话题，不少网友对此十分反感，认为这些营销是在加重女性容貌与身材焦虑。

对此，郎朗觉得非常委屈：“我和吉娜看到这些留言挺难受的，我们从来也没想着让大家少吃，你看我这样像是少吃的吗？”面对营销号的大肆渲染，郎朗有一种被“黑”的感觉，和他们分享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。

没有演出的日子里，郎朗喜欢和吉娜窝在家里看老电影。每次看到电影中出现父母与孩子的争吵剧情，两人总要

忍不住为将来的教育问题未雨绸缪一番。谁来当坏人？郎朗说：“你来解决吧。”吉娜说：“你行，你年龄大。”搞得郎朗最后只能向爸爸求助，“没想到我爸说，他再也不想当坏人了。”

这对流传在无数琴童家庭里的父与子故事，也将出现在好莱坞影片里。曾执导《美丽心灵》的导演朗·霍华德，将为郎朗拍摄一部传记电影。现场郎朗透露，东方家庭里的父子情会是这部影片的重点，“我5岁弹琴，别人说我这么点小孩就想当钢琴家？等我到了英国，别人说我弹拉二胡还想在世界上出人头地？拉二胡算了。”尽管电影尚未问世，郎朗仍希望借此让大家相信努力，相信付出，相信梦想。

### 综艺 让我治愈

去年一年，郎朗上了好几档综艺，这也是他多年积攒下的艺术家口碑开始有些下滑的缘由。面对娱乐化和捞金的争议，郎朗坦言：“我需要舞台来分享音乐里的乐趣，不管是综艺还是音乐会，赚钱在什么地方都能赚，我在意的是情感的交流。”

的确，在《青春环游记》里，他彻底放飞自我，交到了不少好朋友，讲起杨丽萍用长指甲抓杨迪的脸，害得杨迪疼了两天的恶作剧，郎朗在采访现场哈哈大笑；在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里，他感受

到了温馨与治愈，忘掉了黑暗面的自己；在《明日之子》里，他学会了弹吉他，后来和摇滚乐队五月天合作《生命有一种绝对》，也因此更加得心应手。

不过，上综艺完全没影响练琴，钢琴一路跟着他走遍全国各地，每天两小时的练琴时间，是节目组特别为他保证的。面对乐迷的担忧，郎朗早有安排，今年会把重心放在音乐会巡演上，综艺自然没有时间跑了，不过《青春环游记》还会继续参加，“因为这几个小伙伴我太喜欢了！”

### 公益 渴望关注

采访的最后一个提问是关于公益的。郎朗听到，松了一口气，相比《哥德堡变奏曲》，相比舆论的纷扰，他显然更希望大家看到他在公益事业上的付出。

“做公益真是费力不讨好”，郎朗不由得吐起了苦水。前两天他邀请媒体参与报道自己两年内要建100所音乐学校的新闻，问到报道何时出炉，对方却一再推脱：再等等吧。搞得他自己也很郁闷，做了这么多公益鲜有报道，但家庭琐事却引发全网讨论，“公益的投入其实很大，咱们多做点公益，少聊点家长里短。”

让郎朗在公益这条路上坚持至今，源自他的一次非洲之旅。跟着联合国儿

童基金会看望坦桑尼亚的孩子们，由于语言不通，郎朗和一群非洲儿童面面相觑，只能互相扮鬼脸。尴尬之下，他弹起了一旁的钢琴，孩子们伴着音乐跳起了欢快的舞蹈，“不到10分钟，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朋友”。

音乐的力量还不止于此，参加过很多慈善募捐活动的郎朗坦言，现场只露个面，和坐下来弹一首曲子，活动募捐到的善款可以相差10倍。他说：“其实每个人都有想做善事的激情，我们今后会捐助更多的学校，用音乐持续点燃公益，这比上一档节目的贡献要大得多。”

本报记者 赵玥